



賀連華 舞出熱愛

播出時間：12/4（四）21：00

撰文◎ 曾心悌
攝影◎ 賴竹山·梁燦良

賀連華從小習舞，20歲後遠赴西班牙馬德里皇家舞蹈學院深造。終生以跳舞為職志的她，在教舞的顛峰時刻，罹患了類風濕性關節炎。變形的關節，如何能讓她再戰舞台，甚至成為世界衛生組織金氏紀錄第一人，繼續用生命舞出佛朗明哥。

佛朗明哥舞最初源起於西班牙安達魯西亞 (Andalucia) 的吉普賽人，至今已有百餘年的歷史。吉普賽人本來就能歌善舞，他們將這些特色，與安達魯西亞當地的音樂、舞蹈相融合，成就了今天淒美且熱情的佛朗明哥舞。

愛上佛朗明哥

二十年前，這個風靡歐洲的舞蹈，也衝擊到一個從雲林到台北念書的女孩。當她第一眼看到時，痛哭不已。

「我學的是芭蕾，以前老師教我們跳舞，是要把腿併攏，是內斂，甚至有一點壓抑。我第一次看到舞者的腳可以打開那麼大，那麼奔放，臉部的表情是那麼誇張，高貴的像一隻金色孔雀。」從舞台地板傳出的聲響，聲聲敲進賀連華的靈魂深處。她下定決心要去西班牙學佛朗明哥。

賀連華雖然生長在台灣雲林，藝術風氣並不蓬勃的地方。但她的父親是一名國中老師，對於賀連華從小展現出的舞蹈天賦完全支持，甚至為了她學舞方便而搬家，視她為掌上明珠。

「我爸爸很可愛，記得當我會穿芭蕾舞硬鞋帖腳尖的時候，爸爸高興得不得了，拉著我轉圈圈。」

賀連華是當年雲林唯一一位考上國立藝專（現今國立台灣藝術大學）的學生，在父母和老師的眼中，肯定是驕傲又欣慰。當她向父母提出要去西班牙留學時，父母也沒反對，還賣了一棟房子來支付學費。但沒想到這留學是烏龍一場，等人到了西班牙，才發現自己想要報考就讀的西班牙馬德里皇家舞蹈學院，只招收 8 到 18 歲的學生。她當時已經 21 歲，根本連考試的機會也沒有。

西班牙夢一場空

在西班牙人生地不熟，原本是備受家人寵愛的女兒，如今卻寄人籬下，還要到處請託。好在透過外交部的幫忙，得到一次考試的機會。「因為之

前已經吃了很多閉門羹，所以那天特別緊張，只能不斷地禱告。總共有十多名老師一起面試，西班牙舞我只有短暫的惡補過，根本不到位。老師大概也看不下去了，就叫我來一段即興的舞蹈。我跳了十分鐘，把我所有會的舞步全用上。我在藝專學的是芭蕾和現代舞，天鵝湖轉 16 圈都沒有問題，他們很驚訝，就同意讓我入學。」

因為她的西班牙舞程度可以說是零，所以必須和小朋友一起上課。「那時很辛苦，白天要上語文課，下課就趕去練舞，甚至土司吃到發霉還捨不得丟掉。我心力交瘁地在地鐵崩潰痛哭，因為再怎麼努力，還是比不上當地西班牙人。」

後來學校告訴她，以她的程度若是修芭蕾舞，兩年就可以拿到文憑。但若是學西班牙舞，則要 10 年時間。

「聽到這個答案真是晴天霹靂，我才剛從學校畢業，又要再念十年?! 加上男友一直苦苦求我回來，於是就做了任性的決定，不管父母為了我出國賣掉房子，選擇逃避這一切，回到台灣。」

生病繼續跳

回到台灣的賀連華，把原本的佛朗明哥夢拋在一旁，藉由感情來滿足。「當時我是個自私的女兒，後來結婚父母也很反對，所以當婚姻有狀況時，我只能自己硬撐，因為當時是我自己選擇要走這條路的。」



1. 賀連華從小就展現舞蹈天份。

2. 爸爸媽媽是支持她的推手。

(圖片由精靈幻舞舞團提供)





(圖片由精靈幻舞舞團提供)



▲舞台上的賀連華就像驕傲的孔雀，完全看不出病痛。
(圖片由精靈幻舞舞團提供)



▲有女兒繼承衣鉢，兩人同台飄舞。

原本丈夫和人合夥做生意，情況還不錯，但後來卻發生財務危機，使得賀連華不得不靠教舞來補貼生活，甚至大肚子到九個月都還在教課。其實在懷大女兒時，她就發覺身體不太對勁，但因為經濟壓力，她沒時間去深究原因，就是吃藥止痛，直到後來痛到無法蹲下時，才到醫院去做仔細的檢查，結果證實得到類風濕性關節炎。「類風濕性關節炎會讓關節變形，我吃了許多類固醇的藥去壓制，只差一步就要去坐輪椅。還好我沒有放棄舞蹈，靠著教孩子跳芭蕾舞來復健。」

或許是當時經濟和婚姻的雙重煎熬，直到如今賀連華都不明白，自己為什麼會生這種病。「我的婚姻一直有狀況，有次先生陪我去看醫生，我問醫生自己會不會死掉？但他竟然在一旁笑我，那次我徹底心寒。加上後來他發生外遇，我就下定決心離開。」

回首過往，那個曾經不顧一切追尋佛朗明哥美夢的她，究竟留下什麼？「921大地震，我失去一位摯友。這個朋友家裡很有錢，住在先生蓋的房子裡，開著雙B的轎車，過著我羨慕的生活。但921那天，她和孩子都被房子壓死。這讓我驚醒，原來我所羨慕的一切，其實都是虛假的。我問自己若死的是我，我有沒有遺憾？過去的我多麼逞強與不快樂，更後悔放棄留學美夢。」因此，縱使拖著病體，賀連華還是毅然決然決定出走，再次踏上西班牙的土地。

「經歷過這一段的痛苦、背叛、生死之間的掙扎，經過淬煉的生命，讓我再次跳著佛朗明哥時，終於明白當年二十出頭的我，為何無法詮釋，達不到老師的要求。當年不懂的，如今都清楚了！」

付出更有愛

病痛沒有遠離，而是更深層的吶喊在靈裡跳動，讓她忘卻了病痛。當她有機會加入「太古踏舞團」，擔任林秀偉老師的首席舞者時，她知道是上帝為她開的路。「老師知道我生病，就編了緩舞，靠著跳舞來讓身體有蹲下站起來的能力。我穿著三公升重的大裙，必須赤腳踩踏，還要發出劇烈的聲響，獨舞二十五分鐘。」這是一場意志與毅力的考驗。「太陽之舞」全省總共巡迴了30場，她詮釋受難母親一角，如同為她量身定做一般。跳完了，她也獲得新生的能量。

八八風災之後，她為台東學校募款，去當地辦營會，教導孩子跳舞。很多人在災區都是來來去去，但賀連華是用生命留在那裡，至今已陪伴他們五年的時間了！「我一開始是教布農族的孩子跳舞。布農族是獵人文化，內斂壓抑的，家長也不喜歡孩子去跳舞。透過持續地溝通，他們看見我們是認真，心房就逐漸打開。很多孩子的悲傷是很深沈的，不知道該怎麼表達。但透過奔放的佛朗明哥，可以將內心的情緒發洩出來，醫治他們受創

的心。」

因為自己走過這一段，所以她很能體會最底層、貧窮的感受。如同漂泊流浪的吉普賽人，最悲苦的生命往往帶出最無窮的力量。「在服事原住民的過程中，我也療癒了自己的傷痛。能成為上帝的代言人，用祂給我的恩賜來服事人，是我最感恩的事。」



【晶玉採訪後記】

上帝從小就給了連華一份禮物，舞蹈讓我們的身、心、靈都能達到療癒的作用。人生原本就有苦難，在遭遇困難時，醫生的藥只能「治標」，那「治本」是什麼呢？信仰讓她從內在發出莫大的力量，能夠用豁達的心去面對困難，以感恩面對病痛。

只要浸泡在神的愛裡，就能把心照顧好。心好了，希望和盼望自然就不遠了！

李晶玉

佛朗明哥舞最初源起於西班牙安達魯西亞 (Andalucia) 的吉普賽人，至今已有百餘年的歷史。吉普賽人本來就能歌善舞，他們將這些特色，與安達魯西亞當地的音樂、舞蹈相融合，成就了今天淒美且熱情的佛朗明哥舞。

愛上佛朗明哥

二十年前，這個風靡歐洲的舞蹈，也衝擊到一個從雲林到台北念書的女孩。當她第一眼看到時，痛哭不已。

「我學的是芭蕾，以前老師教我們跳舞，是要把腿併攏，是內斂，甚至有一點壓抑。我第一次看到舞者的腳可以打開那麼大，那麼奔放，臉部的表情是那麼誇張，高貴的像一隻金色孔雀。」從舞台地板傳出的聲響，聲聲敲進賀連華的靈魂深處。她下定決心要去西班牙學佛朗明哥。

賀連華雖然生長在台灣雲林，藝術風氣並不蓬勃的地方。但她的父親是一名國中老師，對於賀連華從小展現出的舞蹈天賦完全支持，甚至為了她學舞方便而搬家，視她為掌上明珠。

「我爸爸很可愛，記得當我會穿芭蕾舞硬鞋帖腳尖的時候，爸爸高興得不得了，拉著我轉圈圈。」

賀連華是當年雲林唯一一位考上國立藝專（現今國立台灣藝術大學）的學生，在父母和老師的眼中，肯定是驕傲又欣慰。當她向父母提出要去西班牙留學時，父母也沒反對，還賣了一棟房子來支付學費。但沒想到這留學是烏龍一場，等人到了西班牙，才發現自己想要報考就讀的西班牙馬德里皇家舞蹈學院，只招收 8 到 18 歲的學生。她當時已經 21 歲，根本連考試的機會也沒有。

西班牙夢一場空

在西班牙人生地不熟，原本是備受家人寵愛的女兒，如今卻寄人籬下，還要到處請託。好在透過外交部的幫忙，得到一次考試的機會。「因為之

前已經吃了很多閉門羹，所以那天特別緊張，只能不斷地禱告。總共有十多名老師一起面試，西班牙舞我只有短暫的惡補過，根本不到位。老師大概也看不下去了，就叫我來一段即興的舞蹈。我跳了十分鐘，把我所有會的舞步全用上。我在藝專學的是芭蕾和現代舞，天鵝湖轉 16 圈都沒有問題，他們很驚訝，就同意讓我入學。」

因為她的西班牙舞程度可以說是零，所以必須和小朋友一起上課。「那時很辛苦，白天要上語文課，下課就趕去練舞，甚至土司吃到發霉還捨不得丟掉。我心力交瘁地在地鐵崩潰痛哭，因為再怎麼努力，還是比不上當地西班牙人。」

後來學校告訴她，以她的程度若是修芭蕾舞，兩年就可以拿到文憑。但若要練西班牙舞，則要 10 年時間。

「聽到這個答案真是晴天霹靂，我才剛從學校畢業，又要再念十年?! 加上男友一直苦苦求我回來，於是就做了任性的決定，不管父母為了我出國賣掉房子，選擇逃避這一切，回到台灣。」

生病繼續跳

回到台灣的賀連華，把原本的佛朗明哥夢拋在一旁，藉由感情來滿足。「當時我是個自私的女兒，後來結婚父母也很反對，所以當婚姻有狀況時，我只能自己硬撐，因為當時是我自己選擇要走這條路的。」



1. 賀連華從小就展現舞蹈天份。

2. 爸爸媽媽是支持她的推手。

(圖片由精靈幻舞舞團提供)





(圖片由精靈幻舞舞團提供)



▲舞台上的賀連華就像驕傲的孔雀，完全看不出病痛。
(圖片由精靈幻舞舞團提供)



▲有女兒繼承衣鉢，兩人同台飄舞。

原本丈夫和人合夥做生意，情況還不錯，但後來卻發生財務危機，使得賀連華不得不靠教舞來補貼生活，甚至大肚子到九個月都還在教課。其實在懷大女兒時，她就發覺身體不太對勁，但因為經濟壓力，她沒時間去深究原因，就是吃藥止痛，直到後來痛到無法蹲下時，才到醫院去做仔細的檢查，結果證實得到類風濕性關節炎。「類風濕性關節炎會讓關節變形，我吃了許多類固醇的藥去壓制，只差一步就要去坐輪椅。還好我沒有放棄舞蹈，靠著教孩子跳芭蕾舞來復健。」

或許是當時經濟和婚姻的雙重煎熬，直到如今賀連華都不明白，自己為什麼會生這種病。「我的婚姻一直有狀況，有次先生陪我去看醫生，我問醫生自己會不會死掉？但他竟然在一旁笑我，那次我徹底心寒。加上後來他發生外遇，我就下定決心離開。」

回首過往，那個曾經不顧一切追尋佛朗明哥美夢的她，究竟留下什麼？「921大地震，我失去一位摯友。這個朋友家裡很有錢，住在先生蓋的房子裡，開著雙B的轎車，過著我羨慕的生活。但921那天，她和孩子都被房子壓死。這讓我驚醒，原來我所羨慕的一切，其實都是虛假的。我問自己若死的是我，我有沒有遺憾？過去的我多麼逞強與不快樂，更後悔放棄留學美夢。」因此，縱使拖著病體，賀連華還是毅然決然決定出走，再次踏上西班牙的土地。

「經歷過這一段的痛苦、背叛、生死之間的掙扎，經過淬煉的生命，讓我再次跳著佛朗明哥時，終於明白當年二十出頭的我，為何無法詮釋，達不到老師的要求。當年不懂的，如今都清楚了！」

付出更有愛

病痛沒有遠離，而是更深層的吶喊在靈裡跳動，讓她忘卻了病痛。當她有機會加入「太古踏舞團」，擔任林秀偉老師的首席舞者時，她知道是上帝為她開的路。「老師知道我生病，就編了緩舞，靠著跳舞來讓身體有蹲下站起來的能力。我穿著三公升重的大裙，必須赤腳踩踏，還要發出劇烈的聲響，獨舞二十五分鐘。」這是一場意志與毅力的考驗。「太陽之舞」全省總共巡迴了30場，她詮釋受難母親一角，如同為她量身定做一般。跳完了，她也獲得新生的能量。

八八風災之後，她為台東學校募款，去當地辦營會，教導孩子跳舞。很多人在災區都是來來去去，但賀連華是用生命留在那裡，至今已陪伴他們五年的時間了！「我一開始是教布農族的孩子跳舞。布農族是獵人文化，內斂壓抑的，家長也不喜歡孩子去跳舞。透過持續地溝通，他們看見我們是認真，心房就逐漸打開。很多孩子的悲傷是很深沈的，不知道該怎麼表達。但透過奔放的佛朗明哥，可以將內心的情緒發洩出來，醫治他們受創

的心。」

因為自己走過這一段，所以她很能體會最底層、貧窮的感受。如同漂泊流浪的吉普賽人，最悲苦的生命往往帶出最無窮的力量。「在服事原住民的過程中，我也療癒了自己的傷痛。能成為上帝的代言人，用祂給我的恩賜來服事人，是我最感恩的事。」



【晶玉採訪後記】

上帝從小就給了連華一份禮物，舞蹈讓我們的身、心、靈都能達到療癒的作用。人生原本就有苦難，在遭遇困難時，醫生的藥只能「治標」，那「治本」是什麼呢？信仰讓她從內在發出莫大的力量，能夠用豁達的心去面對困難，以感恩面對病痛。

只要浸泡在神的愛裡，就能把心照顧好。心好了，希望和盼望自然就不遠了！

李晶玉